

卷七十二

書名 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撰者 唐 歐陽詢 撰
 卷 卷七十二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唐五代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編號 C5912500

藝文類聚卷第一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大部上 天 日 月 星 雲 風

天

闕易曰 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

時成時 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又曰天 健 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又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

肅將天 禮記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日月星辰

繫焉 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老子曰天得

一以 春秋繁露曰天有十端天地陰陽水土金木火人凡十端天亦

喜怒哀 喜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 爾雅曰穹蒼蒼天

也春 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 春秋元命苞曰天不足西

北 故天周九八十一萬里 渾天儀曰天如雞子天大地小

天 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轉如車轂之運 黃帝素問曰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1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類書 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藝文類聚一百卷 嘉靖中天水胡纘宗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左騑馬頭上金鬃者馬冠也。梁戴高車馬詩曰：鞞洛風塵處冠蓋相
噴噓多稱魏其。今競隨田蚡熱輪。趣白虎第珂聚。黃金穴獻酒。悉蒲萄訓
言盡飛鐵東都地。已鑄西山綬。應結期集類。蒸煙晚至如吹雪。子雲爾何
事門巷無車轍。後漢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
安處國無民。誰與。後漢崔駰車左銘曰：虞夏作車。取象機衡。君子建左
法天之陽。正位受綬。車不內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彼言不疾。彼指不躬。
玄覽于道。永思厥中。又車右銘曰：擇御卜右。採德用良。詢納耆老。于我
是臣。惟賢是師。惟道是式。箴闕旅音。內顧自勅。匪望其度。匪愆其則。越戒
敦儉禮以華國。又車後銘曰：敬其在路。體貌思恭。望衡顧轂。允慎茲容。
無或好失。匪盤于遊。顧省厥遺。虎尾斯求。昭德塞違。抑盈以無。雖有三晉
咸然若虛。後漢李尤小車銘曰：負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
離。合之。兼噓。疏達開通。兩輜障邪。尊卑是從。輓輓之用。信義所同。又天
駟車銘曰：奚氏本造。後裔飾雍。輪以代步。屏以從容。輪駟并合。出入周通。
追仁赴義。惟禮是恭。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一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食物部 食 餅 肉 脯 醬 鮓 酪 蘇 米 酒

禮記曰：古者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禮含文嘉曰：燧人氏始
炮生為熟。易曰：君子以飲食宴樂。又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尚書
洪範三政：一曰食。又大傳曰：八政，何竟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之所
本者也。周禮曰：玉齊則王府供玉食。又曰：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
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宜羊，宜黍，宜豕，宜稷，宜犬，宜梁，宜鴈，宜麥，宜魚，宜菘。凡君子之
食，嘗放焉。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者遨遊，汎若
不繫之舟。史記曰：韓信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患之，
乃晨炊蓐，食信，食時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怒，竟絕。乃釣城下，諸母漂有
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說苑曰：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裏，三旬九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食 漢書曰萬石君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子孫有過對案不食 東觀漢記曰汝郁年五歲母疾不能飲食郁亦不肯食母矜之強為之食飯欺之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 又曰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王隱晉書曰何曾食日近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也 又曰皇甫謐姑子梁抑為城陽太守或勸謐送謐曰抑為布衣過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不以酒肉為禮也今作郡而送豈古人之道哉 梁劉老威謝東官賜聖僧餘饌啓曰齊相柏寢之器周穆軒宮之寶乳糜香飯素糝粳漿五杏七桃靈瓜仙棗莫不氣馥上天薰流下界石崇芳果金谷僅於萬株陳湯木滋杜陵幾于千樹猶自高謝珍奇多慙品族 又謝東官賜淨饌啓曰糜獻牛牧飯出龍宮千品甘露之食百花珍藥之果餅兼髓乳漿苞蔗捺雕盤流其滋百寶器委其包香足使五世長者羞彼識味一角仙人耻其呪術微物多幸叨奉曲恩性命可捐殊私難答 陳徐陵謝勅賜祀二皇五帝餘饌啓曰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不晚世曠代無聞西漢感

儀復親今日金壺流十旬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且絳羅為薦既延王母紫蓋為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眾星臣以餘年豫開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梁吳筠移曰月光離華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方寸之恒情羗難得而覩縷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位乃相知於平生實忘懷於寤寐雞有呼羣之德鹿有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尚然况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則廣夏高堂連闥洞房綺牕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於首陽之阿君有厨中腐肉而僕不厭糟糠君有鴈鷺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臯綠蔬之筍洞庭紫鬣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藟千里蕈羹萬丈名膾氣馨若闌色美如艾扶南甘蔗文三節白日炙便銷清風吹即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為不祥於人為僣義

餅

漢書曰宣帝微時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自怪 三輔舊事曰太上不樂關中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故一縣多小人 三輔決錄曰趙岐避難至北海於市中販胡餅孫嵩乘犢車入市見岐疑非常人問曰自有餅耶日販之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嵩曰視處士之狀非賣餅者乃開車後載還家 晉束皙餅賦曰立冬猛寒清晨之會涕凍鼻中霜凝口外充虛解戰湯餅為最弱似春綿白若秋練氣勃鬱以揚布香飛散而逐遍行人失延於下風童僕空噍而斜眄擎器者舐脣立侍者乾咽 梁吳均餅說曰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禦景離蟬欲靜燮燮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唯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抱罕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金銚洞庭負霜之橘仇池蓮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剉以新豐之雞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聞

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肉

左傳曰晉侯與齊侯投壺晉侯曰有酒如川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為諸侯師 戰國策曰晚食以當肉安行以當車 漢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止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賜酒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又曰鮑宣云公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賓客漿酒 霍肉 視酒如漿 桓譚新論曰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以門向西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嚼 梁劉孝經謝安成王賚祭孤石廟胙肉啓曰味過淪鳳珍越屠龍故使昇翳收風馮夷淨浪神居鷓首獨汎安流民幸同附得徵違迂復等受齋預頒純嘏恩靈所降信次委積報生以死竊聞斯義

脯

呂氏春秋曰趙宣孟之絳見飢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胸拜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脯二束而去尚書太傅曰散宜生閔天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漢書蜀氏以賣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論衡曰儒者言泰平時蓬蒿生於廚中對中自生肉脯薄如蓮形神仙傳曰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有饌擗脯而行云是麟脯又曰左慈詣劉表云有薄禮願以犒軍表使取之有酒一器有脯一盤千餘人共舉不能勝慈自取之引入求書刀削脯投地百人接酒及脯賜兵人人酒三杯酒如故脯亦不減梁劉孝威謝東宮賚鹿脯等啓曰上林絕胡人之搏禁地無張京之犯而猶有班超遊獵李廣馳射遠歸於廚吏入貢於膳人形圖三事之車影入九仙之鏡

醬

論語曰不得其醬不食漢書曰劉歆謂楊雄曰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

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覆醬瓿瓿音部水風俗通曰醬成於醢而醢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賚蝦醬啓曰龍醬傳旨退成可陋蚺醢稱貴追覺失言上聖聞雷未之能覆嘉賓流歎羞無辭

鮓

列異傳曰費長房又能縮地脉坐客在家至市買鮓一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列女後傳曰吳光祿勳孟宗為監魚池司馬罷職道作兩器鮓以歸奉母母怒之曰吾老為母戒言唯聽飲彼水何五豆言之不從也宗曰於道作之非池魚也母曰汝為主魚吏而獲鮓以歸豈可家至戶告耶乃還鮓於宗宗伏謝罪遂沉鮓於江世說曰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鮓中則有五采光試之果如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一又曰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嘗以一罾鮓餉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齊王融謝司徒賜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寔整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鮓魚之最陳周弘正謝勅賚紫鮓啓曰珍韜江浦味越茗川昔聞

征上收黑水之麥七華西討才獲苦山之粟豈如兩階于無外四方來格
朝拱默任土爭貢

酪蘇

釋名曰酪澤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澤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仙次藥
有太玄之酪晉太康起居注曰詔云尚書令荀勗既久羸毀可賜乳酪
太官隨日給之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涼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
郭子曰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
云有千里葦蕪未下鹽豉一笑林曰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蘇來知是
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謂其子曰與儉人同死亦無所恨然汝
故宜慎之梁沈約謝司徒賜北蘇酪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絕蒲海之
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聖慈普洽遍芻薇停鑣懼喘既弘道於世務
方駕四備又興言於俗表

米

古史考曰神農時民食穀釋米加燒石上而食之家語曰子路見孔子

曰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重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藜藿為親負米而不可
得復也荀卿子曰仁義禮智之於人也譬之若貨財米粟之於家也多
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者窮漢書曰宣曲任氏其先為督道倉秦
敗豪傑爭取金玉任氏獨窘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萬而
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又曰賈捐之云武帝元狩六年太
倉粟紅腐不可食又曰東方朔云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空索
長安之水東觀漢記曰馬援勸光武伐隗囂累米為山川地勢上曰虜
在吾目中矣又曰第五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為二千石臥布被自養
馬妻炊爨受俸祿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留一月俸餘皆賤糶與民飢
羸者九州春秋曰臧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盡廚有米三升
主簿啓進內稍以為糜粥洪歎曰吾獨食此何味命使為薄粥與眾共
之吳志曰魯肅以振窮士為務其得邑人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
人故過候肅并止資糧肅家有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其

奇也遂相親結定僑北之分 又曰全琮父使琮賚米數斛到吳有所市
具宗至皆散空船而還父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
倒懸之患故便振贖不及啓報父便以奇之 語林曰陳壽將爲國志謂丁

梁州曰若可覓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以無傳 世
說曰郗嘉賓餉程道安米千斛道安荅直云損米愈覺有待之煩 齊
王融謝勅賜米啓曰臣無王陽之術計然之智不能負粟百里分地一廬

上虧溫養自取飢切豈悟外恩橫集天私妄委 梁簡文帝謝勅賚長生
米啓曰堯禾五尺未足稱珍漢苗九穗方斯非擬如隨瑞鹿若降神烏暮
律向遊獻春方始食乃民天之貴粒有延齡之名藉此資身因斯養性

梁庾肩吾謝東官賚米啓曰渚水鳴蟬香聞七里瓊山合穎租歸十縣肩
吾人慙振藻徒降雲間之松職濫便繁空撤家奉之俸成珠委地事重逢
仙游玉爲糧珍踰入楚雖復激水滄流不待濫河之說春風掃地方誦文

學之篇 又謝湘東王賚米啓曰竊以月滿則虧恩來無爽海潮雖大萬
江恒注遂使連箱委地不殊陽翟盈倉接宇 寧異海陵 周庾信謝趙王

賚米啓曰比陋巷簞瓢風沐雨剥榆皮於秋塞拙鷺鷥於寒山仰費
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俸米既息長飢西
門豹之墾田方慙此賚

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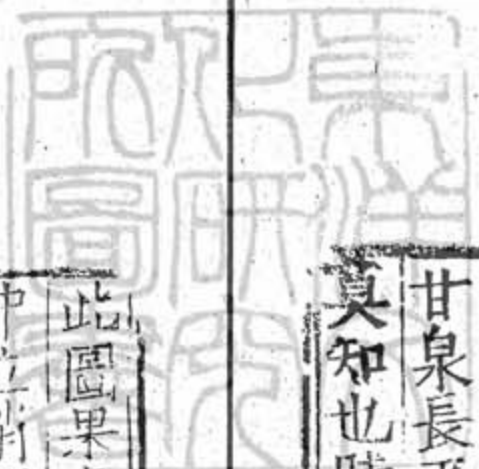
古史考曰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 毛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禮
記曰先王爲酒醴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
所以備酒禍也 左傳曰鄭伯有嗜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 王孫

子新書曰楚莊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肉臭
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饋之賢 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

椒漿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命曰明腸之食 黃石公記曰
昔者良將用兵人有饋一軍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夫軍
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爲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史記曰晉擊秦繆公

傷於是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返生得晉君初

繆公云善馬歧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二百餘人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又曰高帝除秦苛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也說上願以諸弟子共起朝儀後七年長樂宮成羣臣皆朝十月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失禮者高帝乃曰吾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漢書曰百米言酒百日之米酒也味或作米布蘭生芬布列若蘭之生也又曰干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飲益精明 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日飲天酒五斗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唯飲天酒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遊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 又曰西北荒中有酒泉人飲此酒酒美如肉清如鏡其土有玉樽取一樽復一樽出與天地同休無乾時飲此酒人不死長生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莫知也時朔在屬車中令往視焉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



此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 乃取罍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屬車上盛酒為此也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味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乃令人長生 孔叢子曰平西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干鍾孔子百脈子路尚飲百榼古之賢聖無不能飲吾子何辭焉 續漢書曰盧植能飲一石不醉 崔寔四民月令曰正月旦進椒酒降神畢各舉椒酒於其家長事具振篇魏略曰太祖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賢者清酒為聖人 博物志曰西域有蒲萄酒積年不敗被俗傳云可至十年欲飲之醉彌日乃解 干寶晉紀曰杜豫作河橋成武帝幸橋燕舉觴勸豫曰非卿此功不能就豫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 巧也事具橋篇晉中興書曰畢卓嘗謂人曰右手執酒杯左手執蟹螯相浮酒地中便足了一生 語林曰劉靈字伯倫飲酒一石至醒復飲五斗其妻責之靈曰卿可致酒五斗吾當斷之妻如其言靈呪曰天生劉靈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莫可聽 宋陶潛飲酒詩曰既醉之後輒以數句自娛紙墨遂多別辭無次聊

命故人書之以爲談笑也有客常同止趣舍邈異景一士長獨醉一夫終
年醒醒醉還大笑發言各不領周庾信報趙王賜酒詩曰梁王修竹園
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遂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始聞傳
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然樹葉山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
知稻梁鴈何時報君恩又正旦蒙趙王賚酒詩曰正旦辟惡酒新年長
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流星向枕落浮蟻對春開成都已救火蜀
使何時迴又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詩曰細柳望蒲臺長河始一迴
秋葉幾迴落春蟻未曾開坐角非難馭椎輪稍可推只言千日飲舊逐中
山來又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蕭瑟風聲捲蒼雲貌愁鳥寒栖不定
池凝聚未流蒲城桑葉落灞岍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勸東陵侯又答
王褒餉酒詩曰今日小園中桃花數樹紅開君一壺酒細酌對春風未能
扶畢卓猶足舞王戎仙人一捧露判不及杯中漢楊雄酒賦曰子猶
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虛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
得左右牽於纏徽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

復藉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官經營公家由是言之酒何過乎
魏陳王曹植酒賦曰示覽楊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
究其終始嘉儀氏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失辰
穆生失禮而辭楚侯羸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成醪醴蒼梧縹清或秋藏
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川涌或素蟻如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翺翔將
承歡以接意會陵雲之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從橫謹
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嘖蹠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
稱朝露未晞于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早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
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
觴酌流情縱佚先王所禁君子所失魏王粲酒賦曰帝女儀狄旨酒是
獻苾芬享祀人神式宴辯其五齊節其三事醜沉益泛清濁各異章文德
于廟堂協武義于三軍致子弟之孝養糾骨肉之睦親成朋友之懽好贊
交往之主賓既無禮而不入又何事而不因賊功業而敗事毀名行以取
誣遺大耻於載籍滿簡帛而見書孰不飲而羅茲罔非酒而惟事昔在公

且極茲話言濡首屢舞談易作難大禹所忌文王是艱 晉張載鄙酒賦
曰惟聖賢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而順民擬酒旗
於玄象造甘醴以怡神雖賢愚而同好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
居舊而彌新經感衰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
安春御樂浪夏設縹蟻萍布芬香酷烈垂嘉稱於百代信人神之所悅故
爲其酒也殊切絕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以秋告成以春備味滋和
體淳色清宜御神志導氣養形遺憂消患適性順情於是糾合同好以邀
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壘樽於南楹酌浮觴以旋流備鮮肴之綺錯
進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獻是酬咸得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
歡樂既洽日薄西隅主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
廻軌騁輕駟於通衢及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之防微悟儀
氏之見疏鑿往事而作誠固非酒而惟愆哀秦穆之見謬惜三良之殲賢
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魏劉
伶酒德頌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牖戶八荒

爲庭衢行無轍跡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
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
乃奮袂攘袵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捧甕承槽銜杯飲
醪奮鬢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 引 梁朱异田飲引曰卜田
于兮京之陽面清洛兮肯修卽屬風林之蕭瑟值寒野之蒼茫鵬紛紛而
聚散鴻冥冥而遠翔酒沉兮俱發雲沸兮波揚豈味薄於東魯鄙蜜甜於
南湘於是客有不速朋自遠方臨清池而滌器闢山牖而飛觴促膝兮道
故父要兮不忘聞談希夷之理或賦連翩之章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
神明智惠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匡好惡
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疊碎玉椀破甃
觥指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蒼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屏
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言未及盡有一醉夫勃然作色曰蓋空桑珍
味始於無情靈和陶醞奇液特生聖賢所美百代同營故醴泉涌於上世
懸象煥乎列星斷蛇者以興霸折獄者以流聲是以達人暢而不壅抑其

小節而齊大通子獨區區檢情自封無或口閉其味而心馳其聽者乎度
生曰爾不聞先哲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之
感人無窮而情之好惡無節故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惡迹止步滅影
即陰形情絕於所託萬感無累乎心心靜則樂非外唱樂足則欲無所淫
唯味作戒其道彌深實曰唯唯敬承德音

梁劉孝儀謝東宮賚酒啓
曰異五齊之甘非九醞之法屬車未曾載油囊不得酤試儔仙樹葛玄泥
首才比蒲桃孟他銜壁固知託之養性妙解怡神擬彼聖人羞得連類

後漢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曰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
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
非千鐘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彘肩卮酒
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
蛇無以揚其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服其命定國非酣飲一斛無以決
法令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以餽糟醪身困於楚猶是觀
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藝文類聚卷第七十二

雜器物部 鼎 鎗 鉢 壺 盤 樽 卮 杯 盃 盃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彝器也昔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
以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逢之 又曰鼎上大下小 爾雅曰鼎絕
大謂之鼐圓弁上謂之鼐鼐子鼎附耳外謂之翼 周易曰鼎象也九四
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上九玉鉉大吉 禮記曰崇鼎
貫鼎大黃封父龜天子之器 毛詩曰絜衣其紕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
羊徂牛鼐鼎及鼐 三禮鼎器圖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左傳曰宋華督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
子鄭而立之以郟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
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離宮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
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
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